





# 中国历史故事

(十七)

谢摇奇摇主编



## 目摇摇录

巴氏据蜀·····	员
衔璧出降·····	源
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·····	远
王敦之乱·····	圆
苏峻之乱·····	苑
王、陶、庾之争·····	怨
侯安都御堂庆寿·····	圆
桓温北伐·····	圆
孙恩卢循起义·····	猿
桓玄篡晋·····	源
陶士行沙场发迹·····	源
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·····	缘
采菊东篱下·····	缘
世外桃源·····	缘
不食嗟来之食·····	怨
陶渊明是奚族人吗?·····	远
陶渊明故里·····	猿
“桃花源”究竟在哪里?·····	远
“渡江击楫”·····	苑
东晋襄阳抗战·····	猿
苻坚大举进攻东晋·····	苑
洛涧战役·····	怨
“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”·····	愿

谢家安“大才盘桓” .....	愿
“门阀制度” .....	愿
五胡十六国 .....	愿
石赵与冉魏 .....	愿
后赵的兴亡 .....	愿
冉闵诛胡 .....	愿
苻坚与王猛 .....	愿
西燕始末 .....	愿
后秦的创立 .....	愿

## 巴氏据蜀

元康八年（~~國~~288年），原居住在略阳（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北）北土的巴氏李特兄弟及六郡大姓阎式、李远等数万家流民，因为氐人齐万年起义，关西地区局势动荡，连年饥荒，所以流亡入汉中（在今陕西省）地区就食。不久，六郡流民又向西晋朝廷上表请求入蜀，朝廷下诏不允，并派御史李宓前去慰问而兼监视。流民用财物贿赂李宓，李宓遂代流民上表请求准许入蜀就食，李特等数万户流民，因此得以进入四川，散居于益（今四川省成都市）、梁（治今陕西省郑县东）二州。

永康元年（~~魏~~311年），晋朝征召益州刺史赵旸入都任长秋，而以成都内史耿滕来替代他。赵旸不愿入朝，阴谋占据巴蜀，自立政权，于是开仓赈济流民，收买人心。因李特兄弟英勇壮武，在流民中又有一定影响，赵旸给以优厚待遇，视为爪牙，李特等人乘机聚众抢掠。耿滕秘密上表，认为流民骠悍而蜀人懦弱，易生变乱，应将流民遣返还乡，永绝后患。赵旸听说之后，派兵于成都（在今四川省）西门迎击前来赴任的耿滕，将其杀死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益州牧。李特、李流兄弟仍在其部下，而李特另一弟李庠等又带领四千骑兵前来投奔，被赵旸封为威冠将军，招集流民万余人，把守北路。次年正月，赵旸见李庠骁勇善战，部伍精壮，害怕其势力渐大，不能制服，遂杀死李庠及其子侄宗族三十余人。当时李特、李流领兵在外，赵旸派人抚慰，李特、李流脱离赵旸回到绵竹（在今四川省德阳县北）。不

摇  
✧

在勺韵部 耶哉韵 魏限杂勺限 耶哉杂勺限

摇  
✧

久，赵旻部下兵力分散，李特兄弟乘机击溃赵旻军队，进攻成都。赵旻兵败逃跑，被部下杀死，李特等纵兵入成都大掠，又派使者至洛阳（在河南省）向晋朝陈述赵旻的罪状。西晋复派原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。当初，西晋曾下令命入蜀的流民一律还乡，而李特兄弟已有割据巴蜀之心，不愿还乡，多次派阎式拜谒贿赂，请求暂缓到秋天，罗尚许可。朝廷又因讨平赵旻之功，以李特为宣威将军，李流为奋威将军。但罗尚却言而无信逼迫流民在七月前上道还乡，并在路上设关卡搜索抢掠流民的财物，流民极为不满。李特因数次交涉缓归，声望益著，不少流民前去投奔，十多天就聚集起二万多人。李特于是将部众分为二营，以李流居东营，而自居北营，厉兵秣马，严阵以待。罗尚军攻李特，中伏大败。六郡流民于是共同推举李特为行镇北大将军、承制封拜，其弟李流为行镇东大将军、号东督护，其余李辅、李骧等也各有官职。以后，李特与罗尚相攻战，兵抵成都，罗尚屡败。李特与蜀民约法三章，赈济贫困，优待贤士，而罗尚为政贪酷，所以百姓传言说：“李特尚可，罗尚杀我”。

太安二年（~~魏~~魏景元二年）正月，李特军攻克成都小城，罗尚据大城坚守。李特入小城，大赦境内，建元建初，正式建立政权。其时蜀中百姓大多结坞自保，款服李特。李特因军粮短缺，分遣六郡流民到诸坞堡就食，兵力分散，毫无戒备。西晋大军来援，罗尚掩袭李特，各坞堡也一时俱起，李特大败被杀，传首洛阳。其弟李流与其子李荡、李雄等人收集残众，由李流带领，李流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益州牧。以后数月内，李流率众与晋军争战，攻掠郡县。在进据郫城（今四川省理藩县）时，因巴蜀居民或逃亡一空，或据险自

卫，李流军队野掠无获，士众饥乏，幸亏涪陵（在今四川省）人范长生接济军粮，兵势复振。同年九月，李流病死，诸将推李雄为大都督、大将军，益州牧，屡败晋军，占据城池。年终时，李雄大军攻克成都，罗尚逃走。

永兴元年（魏景元年）十月，李雄自称成都王，改元建兴，废除晋朝旧法，与蜀人约法七章。任命叔父李骧为太傅，兄李始为太保，李离为太尉，李国为太宰。光熙元年（魏咸熙年）三月，范长生至成都，李雄即拜为宰相，尊称范贤而不名。范长生于是劝李雄称帝。同年六月，李雄即皇帝位，尚书令阎式上疏，请依汉、晋故事立百官制度，从之。此后，李雄在境内实行宽和开明的统治，剥削程度较轻，“事少役稀，百姓富实”。又复兴文教，设立学官。当时，成汉境内百姓男子一年交谷三斛，女子一斛五斗，如有疾病则减半。每户另有户调每年绢数丈，绵数两。

咸和九年（魏咸熙年），李雄病死。其兄李荡之子李班继位，李雄之子李期杀死李班而自立。咸康四年（魏咸熙年）李骧之子李寿又杀死李期，改国号为汉，年号汉兴，史称成汉。李寿即位后，大兴土木，务为奢侈，百姓为繁重的力役所疲困，“思乱者十室而九”。李寿在位共六年，病死，其子李势即位，淫逸好杀，尤过其父，成汉内部政治黑暗，上下离心。晋穆帝永和三年（魏咸熙年），东晋荆州镇将桓温率军队进攻成汉，李势兵败出降，成汉亡。

## 衔璧出降

先哲老子曾说过：“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”八王之乱的社会后果正是这样。

在长期战乱中，几十万良家子弟死于血泊之中，成百万家的屋宇倾圮，田园荒芜。同时，各种可怕的天灾接踵而来。

公元**魏元**年大水，黄河下游以及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带均成泽国。

公元**魏正**年大旱，长江、黄河和汉水、洛水全枯竭了，行人提鞋可过。

公元**魏元**年飞蝗蔽天，秦岭南北以及黄河的中、下游地带，禾稼林木都被吃得精光。据说连牛马身上的毛也被吃光了。

.....

连年的战乱与天灾，造成了可怕的饥荒。在诸侯王的军队中出现了“人相食”的严重情况。连洛阳城中的皇家宫殿里也横七竖八地躺着死人，无人掩埋。朝廷各府台中空空如也，官吏十之八、九都去流亡了。据统计，这期间先后从黄河中、下游去长江中游地带就食的，总计至少有上百万人，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二分之一。

这时，长安、洛阳两京所在的关中、豫西一带，大片河山无主，遍地荆蒿。原住在北部、西部的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（史称“五胡”）等各族人民，逐渐南移或东迁，或进行放牧，或进行垦殖.....。

皇家与官府对离乡背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各地流民，非但不去救援，反而强迫他们扶老携幼限期返回原籍，时日不假宽贷。甚至处处设卡，进行刁难、掠夺与杀害。这样，官逼民反，流民起义接二连三地发生，各地义旗林立，阶级矛盾激化了。同时，民族矛盾也尖锐起来。这种形势为汉族的豪强大族与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所利用，纷纷兴国建号，聚众称王。统一的河山，又被分割得支离破碎。

西晋王朝面临的巨大威胁是匈奴人在平阳（今山西临汾市西北）建立的汉国。京都洛阳先被其攻陷，西晋的军队主力以及宗室四十八王被消灭了，继惠帝之后的怀帝司马炽（司马炎的第二十五子）也被俘虏了去。

公元308年四月，在怀帝死后，秦王司马邺（司马炎的孙子）在长安被拥立为皇帝，是为愍帝。大厦将崩，独木难支。君臣苦苦支撑四年，最后也失败了。那时，长安城中的全部居民不够一百户，公私的车辆，总共四乘。国库太仓中空无一粟，仅有的几十块麩饼，也早给皇帝作为“御膳”用完。当匈奴人汉国的大军压境的时候，愍帝只好袒露着胸臂，牵着一只羔羊，拉着棺木，口衔玉璧，出城投降了。

愍帝降后，被虏至平阳，匈奴人的君主刘聪让他穿起奴才的青衣在宴上行酒洗爵；打猎时又让他象猎犬一样，在前边驰驱，追捕猎物。他遭受到了胜利者的尽情奚落和侮辱，最后还是被杀害了，死时才十八岁。

愍帝的个人遭遇令人同情，但他所从属的那个腐朽的统治阶级却是毫不值得怜悯。这不正是罪有应得的历史惩罚吗？古哲有言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。”腐朽者的失败，也就

是历史创造者的胜利。

## 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

公元304年，西晋王朝覆灭。它的末代皇帝、18岁的司马邺被俘虏到匈奴人建立的汉国都城，受尽奚落和侮辱；第二年惨遭杀害。消息传到今天的南京，当时镇守江南的晋王司马睿悲痛不已。第二年农历三月，司马睿称帝，东晋王朝建立。

开国大典上，北方南渡的山东士族王导，可谓出尽了风头。做了皇帝的司马睿，嫌他站在陪列的百官中不够显眼就硬是要拉他共坐御床，接受百官朝贺。王导推让再三，对皇上说：“天子好比太阳啊！要是太阳下同万物，它又怎么能普照万物呢？”司马睿这才作罢。

虽然王导没有去坐皇帝的御床，但这件事却反映出他在这个新兴王朝中的特殊地位。当时的民谣说：“王与马，共天下。”“马”是司马睿的简称，“王”就指王导，意思是说，在东晋朝廷中，王导是坐了半个天下的。

那么，王导的这一地位又是怎样形成的呢？

原来司马睿在晋皇室中要算个远支，祖辈父辈又不曾建树过什么功业，所以地位并不显要。公元304年他受命移镇江南，负责扬州一带的军事防御工作。初来乍到，南方的士族豪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，并骂随他一同南下的北方人是粗鄙的“伧夫”，以至于到任后一个多月，当地官民中的头面人物，谁也不肯前来拜见他。

和司马睿同年、关系也很要好的王导，这时是他的主要

助手，看到这种局面，心里十分着急。他深深懂得，司马睿要在江南站稳脚跟，没有当地土族出面支持是不行的；而要取得这种支持，最为紧迫的便是必须想方设法，尽快提高司马睿的地位和威望。经过一番精心策划，一场好戏开演了。

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，是江南人民的传统节日。这一天，不分男女老幼，都要到附近的河畔水滨去祭祀，祈求神灵降福免灾，保佑风调雨顺，有个好年成。江南人称之为“禊节”。

王导一看，机会来了。这年禊节，他让司马睿高坐大轿，由一支威武的仪仗队护送着，浩浩荡荡地开来看热闹了。自己则和一批同是从北方南下的土族，骑着马，恭恭敬敬地尾随而至。江南土族代表人物顾荣、纪瞻等，看到这种盛仪，心里十分吃惊。他们从王导这帮北方土族恭谨的态度上，觉得司马睿原来还是受人尊敬的，于是也刮目相看，相约在路边拜见，纷纷表示归顺。

局面一打开，王导便进一步献计说：“古代贤明君主，没有一个不讲究礼待父老乡亲的，何况眼前还是大业草创，得人心实乃当务之急。如果能将顾荣这般南方土族笼络好，江南人民一定会争着为你效劳。”司马睿当即称是，于是就让王导出面，回访顾荣等人，延聘他们出来做官。这样一来，司马睿在南方逐渐就有了威望，而王导在他心目中的地位，也就逐步形成了。

值得一说的是，当时随同司马睿南渡的北方土族很多，他们在晋朝疆土遭受匈奴汉国蹂躏的时候，其中的大多数只想苟且偷生，只有部分人希望收复中原。有些名士只会空谈，不会干事，并且一有空闲，总喜欢到江边的新亭聚会，

借酒消愁，相对哭泣，抒发一下对故乡的怀念，情绪十分悲观。

西晋最后灭亡的消息传来，这些人又一次在新亭举行宴会。名士周顗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水，回想起从前经常在洛阳附近的黄河边宴饮的情形，不觉哀声叹息：“风景倒是一样好，可眼前是长江，再不是黄河了！”在座的名士们听了，一个个触动旧情，纷纷哭了起来。王导也参加了这次宴会，见此情景，心情十分沉重。他没有跟着流泪，而是一脸严肃的神情，说：“这正是大家应该齐心协力，辅助王室收复中原的时候啊，怎么能如此灰心丧气，像‘楚囚’一样哭泣呢！”

《左传·成公九年》（前缘图）记载，晋景公视察军府，看到俘虏里有一个戴着楚地的帽子被捆绑着的人，景公问道：“这个戴着楚冠被囚禁着的人是谁啊？”左右的人答道：“这是郑国人送来的一个楚国俘虏。”这人名叫钟仪，晋景公后来与他交谈，发现他是一个不背本、不忘旧，忠君、无私的人，就把他释放出来，利用他作为使者，调整齐、楚两国的关系。后来人们常常把保持着较好的人格而又处在窘迫环境中的人称为“楚囚”。王导劝那些悲观失望的南渡士族不要仅仅作“楚囚”对泣，说明他要比其他人有见识；他希望大家鼓起勇气，致力于晋政权在江东的恢复，显然，这对于改变东晋统治集团的精神面貌，促进东晋的兴起，也起了重要作用。

随着北方士族的不断南下，他们要重新置立产业，但南方比较富庶的地方早就被当地士族占有了，怎么办？王导采用了“侨寄法”，就是在南方士族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，设

立侨州、侨郡、侨县。这些侨寄行政区的设立，就必然要设侨官，而侨官一设，北方士族便有了政治出路。同时，他们可以利用北方逃难来到江南的劳动力，重新创立产业。这些措施，缓和了南北士族间的矛盾，有利于双方的团结。司马睿要恢复晋政权，也因此而具备了政治基础。

公元 317 年冬天，北方士族桓彝到江南避乱，看到司马睿势力单薄，心里不踏实，对名士周顗发牢骚说：“中原战祸连年，我到这里来避乱，是想求得安全的，想不到这里的力量如此薄弱，前途在哪儿呢？”不久，王导接见了，同他一起讨论江南形势。桓彝觉得王导很有办法，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。几年后，太原士族温峤受人派遣，来到江南。他找到王导，诉说着西晋覆灭的惨祸，不禁声泪俱下。王导也深表痛心，他对温峤谈了自己对晋室恢复的一些看法，温峤听了，立刻转忧为喜。可见王导在北方士族中是很有影响的，他们高兴地称他是春秋时代的齐相管仲。管仲能使齐桓公成就霸业，他们相信，王导也能帮助晋王司马睿复兴晋室。

说到这里，可以想见东晋王朝的建立是与王导的努力分不开的；由此也不难明白，开国大典的那一天司马睿为什么要拉他共坐御床了。

王导没去坐御床，就做了个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丞相，深受司马睿的信任。

然而俗话说得好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就是王导本人，怕连作梦也难以想到，仅仅在六年之后，他要带领兄弟子侄们长跪于皇门高台之下，等候朝廷定罪。

事情还得从东晋初年大将军王敦的起兵说起。

王敦长王导 4 岁，是王导的堂兄。此人性格残忍，锋芒毕露，一副典型的跋扈武夫形象。相传有一回，他与王导一起，到闻名一时的豪强地主王愷的府上做客。酒桌边的女伎吹笛吹走了调，王愷派人把她打死了，满座的人脸色都变了，唯独王敦神色如常，一副似乎没有发生这回事的样子。又有一回，王愷让美女陪客人喝酒，规定如果所陪的客人酒没喝光，陪酒的美女就要杀头。王导虽没喝酒习惯，但他生怕美女遭殃，所以每次陪酒，他都是勉强喝干的。可是轮到王敦时，陪酒的美女战战兢兢，一脸的乞求神色，王敦却连看也不看一眼，害得美女们被杀了好几个。

王导为提高司马睿在江南威望而组织的那次楔节出游，王敦也在其中。王导做丞相时，王敦升任大将军、荆州牧，掌握了东晋王朝的军事大权。王导与司马睿“共天下”，堂兄王敦手中的重兵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后盾。

东晋政权建立后，王导、王敦势力与日俱增，炙手可热。新生政权稍稍稳定下来，司马睿便不甘心那种与王氏共天下的局面了。为抑制王氏势力的过分膨胀，他先后任命心腹今河北盐山人刁协为尚书令、江苏徐州人刘隗为镇北将军。

为此，王敦曾经上书指陈心中的不满，提醒皇帝不要怠慢了他们的王家。暗中之意，大有久不如意便要问鼎皇权的可能。

司马睿没有理睬这一套。

王敦坐以观变。每逢酒后，总喜欢吟咏曹操的乐府诗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边吟咏，边以如意敲打唾壶的边沿，以至于壶边出现了接二连三的缺



的意思。

王敦举兵的这一年，司马睿渐渐积忧成疾，他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了，便有意立自己喜爱的琅邪王司马良为太子。司马良不是司马睿的长子，按长子继位的旧制，当立太子的是司马绍。司马睿吃不准，仍拿这事来问王导。王导日夜陈谏，终于打消了司马睿更立太子的打算。时隔不久，司马睿驾崩，司马绍即位，是为晋明帝。

明帝执政，前后不到三年。但在王导的辅佐之下，他还是起兵平定了王敦的叛乱。王敦在第二次进军都城时病死，其尸体被从棺槨中挖出，摆作跪立状，割下头来，挂在南城墙下示众。王导在明帝驾崩之后，仍受遗诏辅佐幼主成帝司马衍，直到公元371年病死。

## 王敦之乱

东晋初年，皇权微弱，皇室凋零。元帝司马睿依赖王导、王敦兄弟的扶持，君临江南，但中央和地方的大权主要控制在王氏家族的手中。王导居中为相，身兼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领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、散骑常侍和扬州刺史。王敦则统领东晋当时实有的江、扬、荆、湘、交、广六州，任都督六州诸军事、江荆二州刺史。王氏群从兄弟如王廙、王舒、王彬等人，无不担任中外要职。王敦起初还极力矫饰，雅好清谈，不言财色，装出一副君子面孔，等镇压荆州流民起义后，便原形毕露。他自恃身居强藩，手控强兵，又有大功，再不把元帝放在眼里，擅自委任将军，甚而“欲专制朝廷，有问鼎之心。”

元帝不甘充当傀儡，对王敦的专权跋扈，渐渐不能容忍，对王导也有意疏远。他重用亲信刁协为尚书令、刘隗为侍中掌握朝政，加强皇权，推行“以法御下”、排抑豪强大族的政策。王敦见此，十分不满，愤恨之情形于声色，乃上疏元帝，为王导鸣不平，指责元帝背弃“管鲍之交”。又每每酒后歌咏曹操乐府诗云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。一边歌咏，一边以手中的玉如意打击唾壶为节拍，壶沿被打得尽是缺口。太兴三年（~~魏~~334年），湘州刺史甘卓调任梁州，王敦提出由他的部属陈颁为湘州刺史，元帝不从；王敦又建议以宣城内史沈充出任，元帝知沈充是王敦一党，仍然不从，而任命宗室譙王司马承出镇湘州，矛盾由是加深。王敦上表议论古今忠臣受到君主的猜嫌，都是因为有小入如苍蝇从中播弄是非。元帝读了王敦奏表，内心更加疑忌不安。太兴四年（~~魏~~335年）七月，元帝以戴渊为征西将军，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、镇合肥；刘隗为镇北将军、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镇淮阳，征发扬州百姓的奴、客当兵和承担转输之役。这一措置对外声称北伐，实际上用以防备王敦。这时，王敦遣使邀甘卓一起举兵，令沈充还乡里纠集部众，正在加紧进行起兵的准备。

永昌元年（~~魏~~336年）一月，王敦以诛刘隗为名，从武昌起兵，直指建康。沈充立刻从吴兴起兵响应。王敦叛逆的消息传到建康，朝野的反应不一。元帝大怒，召还戴渊、刘隗护卫京师。刘隗、刁协主张尽诛王氏，元帝不许。王导诚惶诚恐，每天早上率领宗族二十余人到台城待罪，但心里却默许王敦之举。大多数士族官僚因征发奴客以充兵吏等“刻

碎之政”损害了自身的利益，故反对刘、刁，同情王导，对王敦进逼建康持观望态度。三月，元帝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，派王廙去劝王敦罢兵，王敦不听，留下王廙不遣送回来。于是，元帝始令刁协督率中军，令刘隗守金城、征虏将军周札守石头城，又派太子右卫率周萑统兵讨伐沈充。王敦军至石头城，周札开门接纳。戴渊、刘隗、刁协、周颀等领兵反攻，都被王敦打得大败。元帝见败局已定，给刁、刘人马，让他们各自避难，刁协逃至江乘被杀，刘隗北奔石勒。

王敦控制建康后，杀死戴渊、周颀以立威，元帝授予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江牧，封武昌郡公。王敦有篡权之意，但是，即使是赞同王敦举兵的士族官僚如谢鲲、王峤、温峤及王敦的从弟王彬等，都反对王敦篡夺东晋政权。王敦只得暂时返回武昌，徐图再举，而设丞相留府于建康，以遥制朝政。是时，王敦暴虐恣睢，作威作福，四方上贡多入其府，将相方镇皆出其门，以沈充、钱凤为谋主，大兴土木，营造府第，夺人田宅，肆意掳掠。此年，元帝忧愤而死，太子司马绍继位，是为明帝。

太宁元年（~~魏~~351年），王敦移镇姑熟（今安徽当涂），自领扬州牧。为加强王氏的军事实力，削弱帝室，他又任王含为征东将军，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；王舒为荆州刺史，监荆州沔南诸军事；王彬为江州刺史。当明帝用郗鉴为兖州刺史，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时，王敦另授以尚书令，郗鉴还京途经姑熟，王敦却久留不遣。次年，王敦以周氏宗族强盛，恐为后患，听从钱凤之计，杀周嵩、周萑，又进兵会稽袭杀周札，周氏宗族死亡殆尽。五月，王敦病重，矫诏拜其子王